

# 达斡尔族“腾格日”的形象及其演变

赛音塔娜(达斡尔族)

**内容提要:** 达斡尔族崇拜的“腾格日”的形象,在早期是太阳,后来又演变为太阳和月亮。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文章以实证及文献资料,从仪式人类学的角度试图勾勒出自然崇拜时期“腾格日”的形象及其演变的轨迹,它对达斡尔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腾格日” 日月崇拜 演变

达斡尔族的萨满教信仰中,“腾格日”<sup>①</sup>崇拜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多年来,研究萨满教的学者对此研究颇丰,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推进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其中有的学者认为腾格日(天)是指“蓝天”。笔者通过调查和研究发现这类说法不太符合实际情况。达斡尔族崇拜的“腾格日”应当是太阳以及太阳和月亮。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勾勒出“腾格日”(天)在达斡尔族萨满教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轨迹。

## 达斡尔人早期“腾格日”在哪儿

“腾格日”一词在达斡尔语中是“天”的意思。在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中其发音为“tengeri”(腾格里),达斡尔族称作“tenger”(腾格日),满族、赫哲族、锡伯族则称为“阿布卡”等。早期达斡尔人的“腾格日”在哪儿呢?本文从三方面进行阐述。

### 1. 达斡尔民间故事中的“腾格日”

《仙女和孤儿》<sup>②</sup>故事中讲有一个孤儿天天靠打鱼过着贫穷的日子,仙女下凡和孤儿结婚。先后有巴音、国王想抢走漂亮的仙女。但是在仙女的帮助下,在比赛中他们都未能得逞。后来仙女返回天庭,孤儿找了一只老鹿,他攀着鹿的角上了天,见到了妻子和孩子。回来的时候也顺着鹿角下凡,一家人回到家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另一个羽衣型故事《孤儿和黑鹿》<sup>③</sup>

① 腾格日,达斡尔语“Tenger”,天的意思。

② 萨音塔娜编《达斡尔民间故事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135页。

③ 呼思乐、雪鹰编著《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72页。

讲述了孤儿和仙女结婚生子。后来仙女找到羽衣带上孩子飞回天庭。孤儿在黑鹿的帮助下先到了天边,后又攀着梅花鹿的角上到天庭,经努力,终于找回妻儿,又攀着鹿角下到地面。

在达斡尔人的心目中,主人公都是攀着鹿角上天下地,可见鹿角的顶端就是天。萨满教翰米南仪式中室外所立托若树的顶上的枝杈颇像鹿角的样子。类比联想的话,树顶上、萨满帽的顶上和鹿角的顶上都一样,古人就认为是天。还有的神话故事中,仙女都有羽衣(gualersi),都在山顶的天池洗澡,被猎人或小伙子抢走了羽衣,留在人间与小伙子结为夫妻,这样的情节很多。不管是达斡尔族、蒙古族,还是满族民间故事中都有这类故事。故事中将山顶上的湖泊称为“天池”,表明古代的人们认为山顶上也是天。

## 2. 翰米南仪式中的“伊若(iroo)”

翰米南仪式刚开始时,萨满先在室外托若树前唱“请神歌”:

哎!飞翔吧!飞翔吧!  
 金色的山崖脊背上,  
 有一颗神树,  
 树上的鸟窝里有颗蛋,  
 我尊贵的鸟,  
 窝里的蛋孵化了,  
 孵化的小鸟逐渐成熟,  
 羽翼渐渐丰满了,  
 脖子上挂着铃铛,  
 飞下来了,飞下来了。<sup>①</sup>

“伊若”中说山顶上有一棵有鸟窝的神树,窝里尊贵的鸟逐渐成熟后,飞下来了。萨满请的神灵就是从那个树顶上下来的。这首伊若很好地证明了神灵是在山顶上的那棵树上。可见达斡尔人认为的上界之神在山顶上、在高山的树顶上。

## 3. 达斡尔族萨满教中的三界观念

达斡尔族信仰萨满教,他们认为宇宙“有上界即天空,为神灵所在的世界;中界系人类生活的人间世界;下界为阴魂所在的阴间世界。”<sup>②</sup>据对当代萨满的访谈,说神灵一般生活在高

① 丁石庆、赛音塔娜编著《达斡尔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42页。

② 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百科词典》,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99页。

山峭壁、洞穴等。

从上述几个方面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达斡尔人的“腾格日在哪儿”的问题？不论汉族还是蒙古语族的先人们，远古时期对天的认识是一样的，即认为天就是人的头顶上、高山顶上、树顶上等。

### “腾格日”的形象

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腾格日”的形象。首先就是萨满教斡米南仪式实证材料的启发。

2009 年 6 月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曾举行斡米南仪式，此次是以沃菊芬为主祭萨满，斯琴挂为师傅萨满来举行的。笔者有幸考察了这次仪式，受益匪浅。笔者看到在室外所立的托若树上挂着太阳和月亮的图案，一时有所不解。事后问到大萨满斯琴挂时，她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说这个“太阳和月亮”就是“腾格日”的象征。腾格日不能说是神。无独有偶，布里亚特萨满教仪式中，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据《喇嘛教前的布里亚特宗教信仰》一文介绍：在象征着“萨满诞生”的祭祀仪式中，可以考察出太阳和血的关系。在进行这种仪式时，人们要弄来两棵树——“树父”和“树母”，一棵树上挂着太阳的图形，另一棵树上挂着月亮的图形，然后把公羊挂在竿子上进行祭祀活动，叫做祭日月。<sup>①</sup>

布里亚特蒙古族的这个仪式和达斡尔族的是一样的，所说“萨满诞生仪式”就是达斡尔族举行的斡米南仪式。达斡尔族的斡米南仪式一方面给诸神献礼，给本人和莫昆的人们消灾求福，并检验本人上次仪式以来的举止是非等。同时，更重要的任务是培训新萨满。从祭祀仪式来看，在树上所挂太阳和月亮都是腾格日的象征。也就是说“天”就是“太阳和月亮”。

其次，学者们研究的启示。朱天顺说：“古人观察天上时，首先注意的是日、月等天上存在的东西，以及来自天上影响他们生活的事物。至于天空本身，古人只把它看成这些事物活动的空间，如果去掉其中存在的东西，也许等于空无。天空本身虽然引起古人的神秘感，可是它并不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在宗教上，古人常常把天空看作是神灵存在的世界，而不会把这个世界本身当做神来崇拜。”<sup>②</sup>那么说天空是日月存在的世界（居住地）还是很有道理的。阿尔丁夫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观点，他说：“古代蒙古人所崇奉的‘天’和晚近始出现的‘长生天’指的正是太阳、也指月亮。”他还指出：“蒙古语族诸族所崇拜的‘腾格里’是‘白色’、‘银黄色’、‘银白色’的，这正好证明了，这里的‘腾格里’指的绝非是形似穹庐的蓝天，而是指的太

<sup>①</sup> 转引自满都尔图、周锡银、佟德福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卷·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602 页。

<sup>②</sup>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7-8 页。

阳和月亮,太阳和月亮就是蒙古语族远古先民心目中的‘天’,具有图腾的意义。”<sup>①</sup>满都尔图在一部内部出版的资料集中也提出:达斡尔人认为“腾格日”不是神。这是因为“天是神灵居住的地方”,但是,在自然崇拜时期还没有神灵这一概念,暂且把神灵去掉,那么,“天就成了一种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日月居住的地方”<sup>②</sup>。

上述的斡米南仪式的实证材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研究,都让笔者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即北方民族崇拜的腾格日形象为“日”,再后来是“日、月”。错误的把“空旷的蓝天”说成是腾格日是符合原始人的思维方式的。人们离广阔的蓝天那么遥远,他们怎么会不崇拜视觉上看到的金闪闪并带来温暖感觉的太阳,而去崇拜一个看不见而又摸不着的“空旷的蓝天”呢?

### “腾格日”的动物形象

随着社会的进化,腾格日的形象也在不断地演变。大约到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对于腾格日的崇拜演变为动物形象,并反映在有关太阳和月亮的神话里。下面分为“禽和兽”两类简介之。

#### (一)禽类阶段。

在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族关于太阳和月亮的神话中,都有鹰的形象,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思考。鹰崇拜的心理基础与原始宗教有密切关系,这些鹰可以说是太阳的形象。禽中之王——鹰的凶猛和难以征服,使远古人类无限敬畏、恐惧而将其神化,鹰或为人的祖先,或为萨满的祖先,达斡尔族中有很多相关的神话。

1.从神话看鹰的形象。在蒙古族萨满传说中说:“腾格里”(天)的神鸟使者是鹰,蒙古语称“布日古德”。它受命降到人间与部落头人成婚,生下一个美丽的女孩。神鹰便传授给她与天及众神通灵的神术,并用自己的羽毛给女孩织成神衣,头上插上了羽毛做的神冠,让她遨游天界,把她培育成了世上最早的女萨满。

其他民族也都有类似的神话。在满族“瞬安波妈妈”神话中,太阳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女神。神话讲“瞬安波妈妈”是太阳尊母,身披光毛火发。毛发有九天那么长,所以光线一直拖到大地。……世上的一个女萨满也是他送来的,神鹰是其乳娘,女萨满身上的镜饰便是太阳光毛发的火光的闪现。<sup>③</sup>从其内容可以看出,鹰和萨满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2.从达斡尔族的萨满服看鹰的形象。关于达斡尔族的情况,我们还是用以近论远的方法

①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4页。

② 满都尔图:《达斡尔、鄂温克、蒙古(陈巴尔虎)、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内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编印,1992年。

③ 孟志东编《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200-211、232-241页。

最能说明问题。斯琴挂大萨满的萨满服坎肩上后背上的图案左右两边为龙凤,我们暂且不说它。我要说的的问题是日月及其下面鹰的图案。可以看到展翅飞翔的鹰的形象,其上为日、月。该图案虽然是萨满教形成时期的图案,比自然崇拜可能晚一些,但是如果没有早期对鹰形象的某些思考,也不会有萨满服坎肩背后鹰的形象。萨满帽顶上有铜制鹿角,萨满的品级以鹿角叉数的多少来表示。帽上两鹿角之间立着一只神鸟,有学者认为它是神鹰的标志,这种说法早已为调查资料所证实。

3. 鹰图腾柱。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民族园里修建了一座萨满教博物馆,园内修建了一根 13 米高的鹰图腾柱,上立着 6 米高的镀金的鹰,它展翅待飞的雄姿象征达斡尔人的民族精神。鹰作为日神形象可以解释为:古老的先民对按照规律运转的太阳迷惑不解,故把它与翱翔天空的雄鹰联系起来,于是鹰成了太阳在人间的代表,并有了图腾的色彩。

## (二) 太阳为白马、多腿马的形象。

达斡尔族对待马就像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战友一样,许多故事中,尤其在英雄史诗中他们的马不仅给主人当交通工具,还是主人的“忠实战友”和“得力参谋”。这些马神通广大,达斡尔人对马情有独钟。达斡尔爱马的根源在于远古的太阳崇拜。

在达斡尔族民间故事中多次出现白马和多腿马的形象,在《弟兄仨》故事中说:在日出方向居住的三个弟兄通过比赛征婚,谁赢了,姑娘就许配给谁,姑娘骑的是一匹六条腿的雪白骏马。这匹雪白骏马会说人话:“老三,我是你爹生前日夜思念的雪白骏马,我看清楚了,你们哥仨中间,只有你才配得上做我的主人。所以,我今夜从云端飞下听你使唤来了。”<sup>①</sup>还有在《巴列金的悲欢》中也讲:“古时候有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巴列金,老两口家的畜圈里有一匹会说人话的八脚马,是专给巴列金骑的。”<sup>②</sup>

诸如上述故事中的马都是有六条或八条腿,或白色或黄色,有金色的翅膀,既能飞又能跑。它们都是太阳的形象“马”。这些马支持保护的都是善良、受苦、具有正义感的主人公。

在比较早期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神话里,太阳和月亮也具有兽性特征,在《布里亚特萨满教和前萨满教词典》中记载:太阳长有八条腿,而月亮则长有九条腿。但在较晚的布里亚特神话里,日月则是人兽同形的夫妻形象,并且有自己的名称:太阳叫做“纳鲁依”妻,月亮叫做“哈鲁依”夫。<sup>③</sup>

① 满都尔图、周锡银、佟德福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卷·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第 603 页。

② 丁石庆、赛音塔娜编著《达斡尔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第 96 页。

③ 转引自满都尔图、周锡银、佟德福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卷·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第 628 页。

早期的神话所说“八条腿”和“九条腿”，可以看出月亮比太阳多出一条腿，这是隐含着雄性生殖器。神话中说是兽性特征，可能就是马。但是，就“太阳和月亮具有兽形”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说，蒙古人也用“兽类”作为“太阳和月亮”的形象。

古代达斡尔人曾用九头白牛祭天，有一首儿歌提到：“用九头白牛祭天，国家还不会太平吗？”<sup>①</sup>这里也是强调了白色的牛；后来又出现了用马祭天的情况，将马皮扒下来，里面塞满草，用杆子向上插在栅栏上，表示祭天。为什么用白牛，后来又改为白马呢？据中外学者研究表明，远古人类多以马象征雄性，象征天。在早期用白牛祭天，那时认为太阳是女的，后来用白马祭天，说明这个时期的太阳又变成了男的。但是不管什么时期，马和牛的颜色必须是白色的，这说明祭的都是太阳。而这个马和牛可以认为是太阳的象征。

### “腾格日”的人兽结合阶段

“腾格日”的人兽结合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腾格日”的人格化。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中提到史诗的主人公有奇特的出生和成长的经历。他是由女扮男装的仙女为无嗣的老两口送来的儿子，他有非同寻常的诞生和成长的经历。他从温贡呼兰老妈妈长在左膝上巨如车头的肉瘤中蹦出来的，刚落地就能跑动，他的前胸和后背各有一个碗大的能发光的瘡子，将整个屋子照的金光灿烂，力气大，饭量也大、长得快。他会制作弓箭，长大后战胜了危害百姓的千年花野猪、射死遮天盖日飞来的巨凤、消灭了来自西方的吃人掠物的一群群恶魔，使人们得以安居乐业。这篇英雄史诗中，女扮男装的仙女下凡送子，可以说那位送子者本身就是太阳，所以送来的儿子也像他一样闪闪发光。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是“太阳之子”，是当时的文化英雄。反映了达斡尔族仍处“自然崇拜”的阶段。

其次，太阳妈妈神话。《瑗琿祖风拾遗》中记载：在黑龙江省瑗琿县坤河达斡尔族老萨满吴德根的祷词中说：“亦母呀，亦呀，腾格勒毛雅那拉妈妈亦——，降世光明千代。”“毛雅那拉妈妈”是闪光的太阳妈妈，其意思即“天上闪光的太阳妈妈呀，降世光明千代。”<sup>②</sup>

第三，日、月为姐妹的形象。当达斡尔族社会婚姻制度进入对偶婚时期，又产生了“兄弟俩和姐妹俩结合”的神话。在达斡尔族神话《代尼乌音和莫日根》中讲到：一位老太太和两个儿子住在一座山脚下，两个儿子每天骑上神马，领着神狗出去打猎。而等他们走后，就有两个仙女从天上飞下来进到他们家里帮老人干家务。天天如此，老人和儿子觉察到仙女的意思，乘仙女不注意，抢过来羽衣烧掉。从此两个仙女和哥俩结婚生子繁衍了后代。这两对夫妇就

① 转引自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内蒙古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内蒙古卷》，北京：中国 ISBN 中心，2007 年，第 858 页。

② 转引自富育光著《萨满教与神话》，第 214 页。

是达斡尔人的祖先。<sup>①</sup>这里的两位女性就代表着日月。故事反映的是达斡尔人社会对偶婚时期的情形。达斡尔人在追溯民族来源时认为自己是日月猎人的后代,日和月已具有了图腾的色彩。当然在各个历史时期,太阳和月亮的关系也不一样。有些时候太阳是女性,月亮是男性;后来太阳是男性,月亮是女性;再后来,两者又成了姐妹或兄弟,后来又是夫妻。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古人神话中的某些科学认识的因素。

第四,夫妻的形象。随着人类社会既知母又知父时期的到来,“腾格里”(日、月)又成了夫妻的形象。在《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记载:各地达斡尔人普遍祭“天”,根据祭词有“Aqaa·tenger”(阿查·腾格里,意为父天)、“Ewee·tenger”(额沃·腾格里,意为母天)。祭天没有供奉的偶像,也不叫它为神。供祭时在院内设临时祭坛。<sup>②</sup>这时候达斡尔族社会已经处于知母又知父的时期。所谓的“Aqaa·tenger”就是太阳、父亲;“Ewee·tenger”成为月亮、母亲。

这类故事在蒙古族也有:“蒙古民族,他的父亲是金色的太阳,他的母亲是光灿灿的月亮,认为日月是自己民族的古老图腾。”<sup>③</sup>

“腾格日”的这种夫妻关系反映出远古人类婚姻的基本状况,一种在族内婚制度下的进步与改革,进而向族外婚、一夫一妻制方向发展,即原来的兄妹结合、族内联姻的情况向更高的层次进化。太阳和月亮结婚被认为是圣婚,这种婚姻一般代表了各族婚姻史中的某个阶段,从中可以了解人类早期婚姻的状况。我们要看到太阳崇拜为主的天体崇拜发生、发展、衰亡的历程,它体现了原始思维发展的轨迹,进而呈现原始文化的大致概貌。

### “腾格日”与萨满教

当萨满教产生时,达斡尔人对“腾格日”的崇拜,已经由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相结合过渡到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依托形式。此阶段产生了许多有关“腾格日”的神话。

伴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日与日、月的崇拜不断发展,到后期,太阳崇拜的直观形象逐渐模糊,而是和信仰交织在一起,“自然力被人格化了最初的神便产生了”<sup>④</sup>。“日、月”从自然崇拜的对象演变成了祖神的眼睛,这里有两个神话可以说明该问题。

#### 1. 从“玛鲁神”说起。

什么是“玛鲁神”呢?它不是一般的祖神,而是始祖神蛇神。“玛鲁神”是达斡尔族和鄂温

① 萨音塔娜编《达斡尔民间故事选》,第6-8页。

② 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编《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2页。

③ 满都尔图、周锡银、佟德福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卷·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第6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0页。



克族萨满教的始祖神。“世界上没有人类的时候,有一位带辫子的鄂温克人,在一条大河附近的山里,发现了一个大湖,名叫拉玛瑚。……这个大湖,有大小八条河汇入,在日出的方向有一条河,河口的水很深,深水里有一条大蛇,长15丈左右,头上有两只大犄角。这条大蛇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跟普通人不通话,但跟萨满通话,它就是舍沃克神。”<sup>①</sup>‘舍沃刻’(蛇神)因为放置于玛鲁(尊贵)位置故又称为“玛鲁神”,又有人写作色温、舍卧、紫温、谢温等等,非常混乱。

## 2.三界神话出现,日、月成为祖神的眼睛。

在《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介绍三界神话:它是由霍卓尔“玛鲁神”的身体被雷所击形成的三界之神。“始祖神”(玛鲁神)被雷击后变成了三界的神:尸体的上部变成了“肯格尔带拉勒·博尔绰克尔”(上界之神,即祖神),中部变成“霍卓尔·克亦登”(中界之神),下部变成了“霍卓尔·多勒布尔”(下界之神)。<sup>②</sup>上界之神的眼睛就是太阳、月亮。这种情况在其他民族中虽有,但很少见。

此外,可以从“萨满服”(samaaxkie)看太阳的物化形象——铜镜。

萨满服上都有许多铜镜,而且必须要有铜镜。它是萨满的保护神。萨满服上共有66枚铜镜,胸前1枚,背后5枚,两只前腿各有30枚。萨满服的胸前有“心形铜镜”(Nieeker toli);背后的5个铜镜,中间的大铜镜是护背镜,四个小点的铜镜其作用是从各个方向保护萨满。达斡尔人认为铜镜有灵性,还有一篇相关的传说。认为镜和太阳是同一体,铜镜可以代替太阳。

实际上,自然崇拜的“腾格日”观念仍顽强地存留在民俗中。有关“腾格日”崇拜及其演变牵涉的方面很多,本文对达斡尔族的“腾格日”的形象及其演变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不是结论的结论:达斡尔族的“腾格日”在“头顶、树顶、高山顶上”。“腾格日”不是“蓝天”,它的形象是“太阳”“太阳和月亮”。“腾格日”的形象演变存在着这样一组轨迹:从动物的形象到人兽结合的形象,再到祖神的眼睛,最后物化为铜镜。

(赛音塔娜,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毛巧晖】

<sup>①</sup> 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编《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sup>②</sup> 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编《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4页。